

孫繼民 著

俄藏黑水城所出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

整理與研究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俄藏黑水城所出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
整理與研究

孫繼民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
孫繼民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9.3

ISBN 978 - 7 - 101 - 06425 - 4

I. 俄… II. 孫… III. 邊疆地區 - 文書檔案 - 研究
- 中國 - 宋代 IV. K244.0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97193 號

責任編輯:柳 憲

俄藏黑水城所出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

孫繼民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29¼ 印張 · 39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2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425 - 4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前言

一

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P. K. KOZLOV)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兩次到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進行挖掘，發現了大批歷史文物並運往俄羅斯。這批文物分爲文物和文獻兩類，文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愛密塔什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文獻資料據統計共有八千多個編號，其中大部分爲西夏文，約占百分之九十，其餘爲漢文、回鶻文、藏文、波斯文文獻。文書的年代，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年表》有確切紀年的，上至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年），下至北元宣光二年（一三七二年），時間跨越近六百年。文書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語言、宗教等各個方面，是研究中國古代唐宋元代特別是西夏、宋、金包括偽齊政權時期歷史的原始資料，價值極大。

黑水城文獻入藏于俄國以後，除了俄國和前蘇聯學者進行過一些整理研究，出版有《黑城出土漢文文獻叙錄》等書之外，中國學者罕有目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中俄兩國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這些文獻終於結集爲《俄藏黑水城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目前已出版至第十五冊，計劃全部出齊共計三十冊。《俄藏黑水城文獻》由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和西夏文佛教部分三部分構成。漢文部分共六冊六百三十六個獨立編號。（一）在第六冊第一六四頁至第二七二頁刊佈有編號爲 №. No. 211 213 的一組宋代文書，被編者定名爲《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這組宋代文書就是本書整理和研究的對象。

首先對 №. No. 211 213 號《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進行系統整理和介紹的是前蘇聯學者孟列夫博士的《黑城出土漢

〔一〕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也於一九一四年發表《科茲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亞細亞雜誌》，一九一四年，五一—六號。

〔二〕此編號數係據白濱先生提交給「黑水城漢文文獻與宋夏金元史學術研討會」的文章《黑水城文獻整理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待刊。

文遺書叙錄》，(二)於一九八四年出版。此後，該書由王克孝先生翻譯(其中有節略)，一九九四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國內學者較早注意到這組宋代文書的是李偉國先生，他在河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發表的《紹興末隆興初舒州酒務公文研究(之一)》一文中提到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一批宋代廊延路軍隊的文書，指出這批文書迄今尚未公佈。一九九九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宋史研究論文集》中發表的白濱先生《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提要〉一文，是國內學者較早全面介紹黑水城文書的文章。白濱先生在二〇〇三年人民出版社《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中發表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代文獻》一文，對這批宋代軍政文書進行了專門的集中論述，並探討了文書涉及的內容和性質等問題，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面世前國內學術界有關這批宋代文書信息最全面的介紹。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首次公佈了《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全部圖版。該書後附的《叙錄》還對已經出版的六冊漢文文書進行了提要式的介紹，並包括相當部分的文字釋錄，其中《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絕大部分內容被錄出。從此，這批宋代文書開始直面國內外學術界。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面世之後，國內外學術界對《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研究的狀況，據筆者目前所知，國外有日本學者近藤一成先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裁判案件譯注稿》一文，(三)國內有白濱《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代文獻》，(四)筆者撰寫的《關於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軍事文書的考釋》，(五)《黑水城所出宋趙德誠家狀試釋》，(六)《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宋高宗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王庶被拘事件》(七)等

〔一〕此書譯名或作《黑城出土的漢文收藏品注記目錄》，筆者此處採用的是王克孝先生譯作的中文名稱。

〔二〕《史滴》第二十五號(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和二十六號(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二〇〇四年編。

〔三〕張其凡、范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

〔四〕收入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月。

〔五〕《敦煌學輯刊》二〇〇二年二期。

〔六〕《歷史研究》二〇〇四年二期。

〔七〕《宋史研究論叢》第七輯，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

文。筆者指導的研究生陳瑞青和張春蘭分別撰有《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德靖寨牒某指揮為招收延安府脫身官兵事考釋》、《從勾集劉看人援西軍的命運》、《從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獻看北宋收復燕山府之役》、《俄藏黑水城出土宋代「御前會合軍馬人援所」相關文書考釋》^{〔四〕}等文。此外，陳瑞青和張春蘭兩同志還在筆者指導之下，分別完成了專門以《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研究對象的兩篇碩士學位論文，題目分別是《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獻所見文書制度初探》和《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會合軍馬人援所」相關文書研究》。

二

據孟列夫、蔣維崧和白濱等先生撰寫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後附的《叙錄》介紹，編號為 МНБ. No. 211 213 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共有一〇九頁，每頁約高 39.50 釐米，寬 37.50 釐米，原係長短不一的卷軸裝或單頁文書，為西夏所得後裁成統一尺寸利用紙背刻印西夏文《文海寶韻》^{〔五〕}見《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七冊）。入藏俄羅斯後，又被按《文海寶韻》的頁碼順序裝訂成冊（其中偶有錯簡）。現在文書圖版及《叙錄》的排序即依據這一裝訂成冊的順序。

在說明《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文書的數量之前，需要嚴格區別文書的頁數和文書的件數兩個概念。本書所謂的「頁數」是指文書用紙的數量，即圖版的序號共排列了一〇九頁，也就是一〇九幅圖版，總數為一〇九頁，亦即一〇九紙。所謂「件數」是指一〇九紙文書中包含的文件數量，有的文書一頁就是一件內容完整或獨立的文書，有的則是兩頁或兩頁以上文書才構成一件內容完整或獨立的文書。換言之，《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文書，相當部分是在落入西夏之後由原來多頁黏結為一件而被一件分拆為多頁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頁數亦即用紙量是一〇九紙，這一點很明確，但文書的件數是多少，目前認識並不一致。白濱先生《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代文獻介紹說「已整理登錄的約三十余件，計一〇

〔一〕《延安大學學報》（社哲版）二〇〇四年六期。

〔二〕《承德民族師範專科學校學報》二〇〇五年一期。

〔三〕《宋史研究論叢》第二輯，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

〔四〕《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九紙」，「入藏俄羅斯的文書是按《文海寶韻》印本頁碼順序裝訂成冊，該文書最初由孟列夫等人進行整理，析爲三十一件文書」。(二)實際上，這裏所說的「三十一件」應該是來源於王克孝翻譯的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漢文版「導言」中的一個錯誤資料。該書第31頁即稱這批宋代文書「總共三十一件」，然後並以括注的形式解釋道：「多數是單頁，但很多頁可以連接起來成爲一個文件的某部分」。但是孟列夫在其書主體部分的第245至第281頁介紹文書時卻是將一〇九頁文書分爲八十一件介紹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的《附錄·叙錄》在介紹《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內容時，所涉及到的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的編號也是從316—1至316—81，共八十一件。由此可見，漢文版「導言」中的「總共三十一件」應是「總共八十一件」之訛。換言之，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認爲這批宋代一〇九頁文書分屬於八十一件。而根據筆者的統計，文書的件數應該是七十四件，而非八十一件。當然，造成這樣文書件數差別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筆者與孟列夫對多頁文書構成一件文書的認定不同，相信以後隨著文書研究的深入，有關不同頁文書構成一件文書的認識還會繼續深化，對這批宋代文書件數的認識肯定還會提出新的觀點。

在筆者目前所認定的七十四件文書之中，一件由十六頁文書綴合而成，一件由五頁綴合，兩件由三頁綴合，十四件由兩頁綴合（其中三件存疑），其餘是單頁單件文書。(三)這些文書可以分爲四類，第一類是完整的單頁單件文書，第二類是基本完整的單頁單件文書，第三類是完整或不完整的多頁綴合文書，第四類是不完整的單頁文書。所謂完整的單頁單件文書是指每一頁文書就是一件完整的文書，這裏的「完整」是指每一件文書包括文書的擡頭（即行文的主體）、內容和落款，即文書內容首尾均無缺失。這樣的文書共有十八件，分別是第49頁文書（本件尾部有殘，但文書撰擬時間具全，所缺是批復環節，故應視作完整文書）、第20頁文書、第32頁文書、第71頁文書、第60頁文書、第33頁文書、第18頁文書、第63頁文書、第64頁文書、第39頁文書（文書前端殘存墨戳，可以確定爲文書之首行）、第66頁文書、第30頁文書、第73頁文書、第65頁文書、第91頁文書、第102頁文書、第101頁文書和第14頁文書。

〔一〕張其凡、范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

〔二〕文書件數及其組合的具體情況見本書上編《文書復原與編年》一節。

所謂基本完整的單頁單件文書，是指每一頁文書的內容和落款都保存完整，文書的擡頭因破損只殘餘一些筆劃或根本不存，但根據文書的內容和落款可以推知或復原擡頭的內容。這樣的文書共有九件，分別是第88頁文書、第5頁文書、(一)第85頁文書、第40頁文書(從圖版看文書的擡頭還保留有殘筆劃)、第43頁文書、(二)第82頁文書、(三)第83頁文書、(四)第23頁文書(文書前端上有殘筆劃，似乎是「德靖寨」左側筆鋒)、第86頁文書。(五)

所謂完整或不完整的多頁綴合文書共有十八件，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多頁文書經過綴合而形成一件首尾完整的文書(中間或有缺失)，一種是多頁文書經過綴合雖形成一件文書，但並非首尾完整(中間也或有缺失)。多頁文書經過綴合而形成一件首尾完整的文書(中間或有缺失)共有七件，分別是第72頁與第32頁綴合文書，第75頁與第52頁綴合文書，第45頁、第15頁、第48頁、第35頁與第80頁綴合文書，第9頁與第30頁文書綴合文書、(六)第62頁與第99頁綴合文書，第44頁與第3頁右半頁綴合文書，第4頁與第3頁左半頁綴合文書。(七)多頁綴合但首尾不完整的文書(中間或

(一)應是房軫個人文書，從文書圖版看，首行上殘，所缺應是房軫之名，屬於基本完整文書。

(二)從圖版看，第一行之前有殘紙空白，但殘紙上下兩端均已缺失，由此推測，此殘紙上端如有文字，也當是文書的撰擬人「李仙」之名(根據宋代行文習慣，故可以推測，前缺一行文字最多也只是文書撰擬人「李仙」或「李仙等」若十字)。所以，此件也可以歸入基本完整的單件文書之類。類似于第91頁《南宋建炎羅文書》《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八月婦人阿羅等申將領、團練狀為夫男曹進等請領身分衣賜製造衣裳事》和第91頁《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七月兵士張德申某狀為改正姓氏事》。

(三)從圖版看，前缺一行上端有殘筆劃，根據本件文書內容比較完整以及十二人簽名，特別是宋代文書書寫格式，前缺文字最多一行，而且很可能即「高雅等一十二人」等字，所以，此件文書實際只缺擡頭一行，而且可以推知此行內容，因此此件也可以歸入基本完整的單件文書之類。類似于第91頁《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八月婦人阿羅等申將領、團練狀為夫男曹進等請領身分衣賜製造衣裳事》和第91頁《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九月李仙狀為勸請今年冬衣賜事》、第91頁《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七月兵士張德申某狀為改正姓氏事》。

(四)根據第91頁德靖寨押署人姓名，此件前缺一行應是擡頭「德靖寨」，時間只差兩個月。屬於基本完整文書。

(五)從圖版和文字行距看，文書首行之前所缺最多一行，應是行文主體機構名稱，很可能是鄭延路經略安撫使司。

(六)兩頁筆跡相同，內容相關，應是同一件文書。首尾完整而中有缺文。

(七)第91頁和第91頁左半頁文書筆跡相同，內容相關，應是同一件文書。尤其是第91頁第5行的「改」字，左側筆劃的豎筆，在第91頁左半頁還有保留，兩者恰可吻合，兩頁文書同屬一件可以無疑。推測此第91頁只缺前一行，即文書的擡頭，擡頭當是張德之名，類似于婦人阿羅或趙德城個人文書。因此，也應屬於基本完整的文書。

有缺失）共有十一件，分別是第37頁與第23頁綴合文書、第2頁右半頁、第1頁左半頁、第104頁、第35頁、第29頁、第19頁、第59頁、第31頁、第106頁、第78頁、第89頁、第67頁、第34頁、第54頁、第6頁與第51頁綴合文書、第24頁與第77頁綴合文書、第83頁與第27頁綴合文書、第57頁與第41頁文書綴合、第11頁、第46頁與第17頁綴合文書、第79頁與第38頁綴合文書、第1頁右半頁與第16頁與綴合文書、第53頁與第42頁文書綴合、第109頁與55頁文書綴合文書、第58頁、第56頁與第105頁綴合文書。

所謂不完整的單頁文書，是指單頁文書本身既不完整又不能與它頁文書綴合的文書，這樣的文書共有二十九件，分別是第61頁文書、第81頁文書、第25頁文書、第13頁文書、第70頁文書、第76頁文書、第74頁文書、第8頁文書、第97頁文書、第50頁文書、第94頁文書、第36頁文書、第103頁文書第107頁文書、第10頁文書、第21頁文書、第108頁文書、第96頁文書、第12頁文書、第100頁文書、第47頁文書、第26頁文書、第28頁文書、第98頁文書、第7頁文書、第84頁文書、第69頁文書、第88頁文書和第85頁文書。

二二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七十四件文書的形成年代，絕大多數可以明確，一小部分根據相關內容也可以推知，個別文書年代無法斷定。全部已知年代的文書在時間上的分佈是北宋徽宗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年）、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建炎二年和偽齊劉豫阜昌二年（一一三一年），共四個皇帝（包括偽齊劉豫）五個年號六個年度（其中靖康二年和建炎元年係同一年度），其中政和八年一件，即第49頁、宣和七年二十六件，分別是第92頁、第61頁、第72頁與第32頁綴合、第20頁、第75頁與第52頁綴合、第81頁、第25頁、第71頁、第13頁、第70頁、第60頁、第37頁與第23頁綴合、第2頁右半頁等十六頁綴合、第68頁、第76頁、第5頁、第24頁與第77頁綴合、第45頁等五頁綴合、第74頁、第83頁與第27頁綴合、第57頁與第41頁綴合、第11頁等三頁綴合、第79頁與第38頁綴合、第97頁、第50頁、第94頁，另有不知確切年代但可以推知在宣和後期的三件，分別是第1頁右半頁與第16頁綴合、第8頁、第87頁、靖康元年九件，分別是第9頁與第30頁綴合、第36頁、第62頁與第

99頁綴合、第107頁、第103頁、第10頁、第40頁、第33頁、第108頁、靖康二年五件、分別是第18頁、第63頁、第96頁、第64頁、第28頁，另外可以知道屬於靖康年間的二件，即第12頁、第100頁，屬於北宋末年的三件，即第21頁、第53頁與第42頁綴合、第47頁，建炎元年十二件，分別是第39頁、第98頁、第66頁、第90頁、第73頁、第44頁與第3頁右半頁綴合、第4頁與第3頁左半頁綴合、第65頁、第86頁、第26頁、第58頁三頁綴合、第7頁，建炎十一年十一件，分別是第109頁與第55頁文書綴合、第91頁、第43頁、第82頁、第93頁、第84頁、第102頁、第14頁、第22頁、第101頁、第69頁，僞齊阜昌二年一件，即第85頁。年代不明的文書一件，即第88頁《宋付第七將文書殘尾》。

以上七十四件文書中，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年）一件和阜昌二年（一一三一年）一件應是偶然保存下來，其餘文書都集中於宣和七年（一一二六年）至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四年當中，尤以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二十九件（包括三件宣和後期的文書）和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二十一件（包括三件北宋末年的文書）兩個年度最爲集中。

七十四件文書的行文或撰擬主體大部分是明確的，其中包括兩大方面，各級軍政官府衙門文書和軍人及其家屬文書。各級軍政官府衙門文書分爲中央機構和地方各級軍政機構兩類。屬於中央機構的只有一件，即第49頁文書《北宋政和八年年尚書吏部員外郎張動奏狀爲武功大夫趙進忠子德誠擬補承節郎事》，是北宋政和八年年尚書吏部擬補趙德誠承節郎的奏狀。這件文書雖是尚書吏部的公文，但不是文書原件，應是趙德誠個人的抄件。^{〔一〕}

屬於地方各級軍政機構的文書約有幾十件，其中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包括鄜延路司、鄜延路都總管司等）的文書有十多件，例如第74頁、第107頁、第108頁、第63頁、第39頁、第44頁和第3頁右半頁綴合文書、第86頁（此件簽押是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王庶，推測應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劄子）、第65頁文書（惟一的一件鄜延路都總管司文書）。延安府及其直屬機構文書有八件，分別是第2頁右半頁等16頁綴合文書、第68頁、第60頁、第70頁、第57頁與第41頁綴合文書、第11頁、第46頁與第17頁綴合文書、第50頁、第94頁。策應環慶路軍馬和統制司文書有八件，分別是第61頁、第97頁、第36頁、第62頁與第99頁綴合文書、第92頁、第37頁與第23頁綴合文書、第9頁與第30頁綴合文書、第40頁等文

〔一〕《附錄·叙錄》對第28頁文書的擬題是《赦書》。若果真是赦書，當爲中央機構文書，但實際不然。故這裏不計入。

書。保安軍文書有六件，分別是第1頁右半頁與第16頁綴合文書、第12頁、第100頁、第66頁、第58頁、第56頁和第105頁綴合文書、第36頁等文書。鄜延路第十將文書有一件，即第7頁文書。第十將隊將文書一件，即第73頁文書。鄜延路第七將文書有七件，分別是第72頁與第32頁綴合文書、第25頁、第79頁與第38頁綴合文書、第8頁、第21頁、第102頁、第66頁等文書。鄜延路第七副將文書有二件，分別是第75頁與第52頁綴合文書、第64頁文書。金湯城文書有六件，分別是第71頁、第76頁、第24頁與第77頁綴合文書、第83頁與第27頁綴合文書、第13頁、第45頁等5頁綴合文書等。德靖寨文書有五件，分別是第14頁、第22頁、第69頁文書、第93頁文書。屬於指揮一級的文書有二件，分別是第80頁的漢弓箭手第三十一指揮文書、第20頁的弓箭手第二十七指揮都虞候孟遇文書。

屬於軍人及其家屬的文書有多件，其中屬於軍人的文書有第23頁的華州保捷第二十一指揮李仙文書、第4頁和第3頁左半頁綴合文書的兵士張德文書、第33頁的德靖寨人趙德誠文書、第87頁的仕干文書、第5頁的金湯城的房軫文書、第53頁與第42頁綴合文書的請人李進文書。屬於軍人家屬的文書則有第91頁的婦人阿羅等文書。此外，撰擬主體不明的文書也有幾件，如第81頁文書、第10頁、第88頁、第85頁等文書就是。

四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作為宋代鄜延路地區軍政活動的原始記錄和檔案，它是如何落入了西夏人手中，如何被二次利用印刷西夏文的《文海寶韻》，又如何流落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黑水城的，這也許如同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一樣，永遠是一個無法確知的不解之謎。當然，這不妨礙學者們試圖解開這一謎底的艱辛探索。孟列夫的漢文版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導言曾這樣推測《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來由：「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軍隊襲擊時被搶走的。」推測西夏軍隊的搶掠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流入西夏的原因。白濱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代文獻一文曾經探討過這批文書的產生時代與歷史背景，指出文書年代起自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一一一八年），止于宋高宗建炎五年（一一三一年），另外從

〔一〕認為文書最晚在建炎五年之說有誤，請詳文書第38頁題解。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刻本蝴蝶裝《維摩詰所說經》封套裱紙中析出了《阜昌三年秦鳳路第七將請發遺狀》(Mhp. No. 709)和《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將呈狀》(Mhp. No. 2559)兩種文書。阜昌爲金朝冊立劉豫「大齊皇帝」年號，阜昌三年即公元一一三二年，由此推知這批文書落入西夏之手是在一一三二年之後。至於這批文書落入西夏之手的原因，他認爲應從這個時期宋與西夏和金的軍事關係著眼分析，指出一一三一年金集結重兵，攻打陝西，南宋「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繫年要錄》卷一一九)，「陝西盡入于金」，然而金兵占領陝西以後並未對西夏履行當初承諾割陝西北部地給西夏的諾言，而是依舊把麟、府、鄜、延諸州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把「既弱西夏」作爲攻取南宋戰略方針的組成部分。這個時期西夏出兵助金攻宋，並從金兵占領地掠奪戰利品。實際上是「蓋畏其威，亦欲從而擄掠也」(《中興小記》，認爲西夏「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過對金占領地的攻占，這大約是這批文書所獲之由來」。換言之，白先生認爲西夏是從「金占領地」掠取到《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這批文書的。

白先生的推測固然很有道理，但這裏不免有一個疑問，這批宋軍檔案爲何要留在「金占領地」等待西夏去掠取呢？難道鄜延路軍隊不會如同陝西其他地區相當多的軍隊一樣退回到四川地區從而避免檔案被掠奪嗎？這實際上還牽涉到了兩宋之際鄜延路軍隊的最終去向問題。筆者認爲，兩宋之際包括文書大量見到的「第七將」在內的相當數量的鄜延路軍隊投降金軍應該是《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落入西夏之手的一個重要前提。

我們知道，《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一〇九頁中，絕大多數是北宋末南宋初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及下屬延安府、保安軍、金湯城、第七將、德靖寨等單位形成的文書，其中出現有「第七將」字樣的文書多達五十餘件。根據這些文書內容，都可以直接判定文書中出現的「第七將」即屬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我們還知道，《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一〇九頁文書中，有紀年的文書幾乎都是北宋末南宋初期的年號，其中年代可考者最早爲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年)，即第56頁的政和八年張勳等奏狀，最晚爲偽齊劉豫阜昌二年(一一三一年)，即第85頁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七將牒，這是南宋初年偽齊政權的「阜昌」年號。由此可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以前，有關第七將的文書使用的年款均綴宋朝年號，而至公元一一三一年，「第七將」不使用南宋高宗的紹興元年而使用偽齊的阜昌年號，祇能說明至遲此年八月十五日鄜延路第七將已經叛宋降齊。鄜延路第七將之所以叛宋降金，與南宋初年整個陝西戰局的變化密切相關。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秋，金王朝開

始扶植劉豫的偽齊政權，冊封劉豫為大齊皇帝。為確保偽齊政權的側翼安全，消滅陝西的宋軍主力，金軍再次對陝西發動大規模進攻。九月，先是延安府失陷，接著富平一戰，宋軍再度失利，「陝西大震」。^(一)隨之而來的便是多米諾骨牌效應，陝西宋軍紛紛投降西夏或金軍，於是，「環慶路統制慕洵叛附於夏國。涇原統制張中彥、經略司幹辦趙彬叛降金人」。^(二)先後降金的還有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等宋軍將領。至次年六月，「時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粘罕既得陝西地，悉與偽齊」。^(三)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陝西全境除少數地區外，幾乎全被金軍占領。^(四)鄜延路第七將叛宋降金就應該發生在這一期之內。《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二月條有「丁丑，鄜延將李永琦叛，犯慶陽府」。第七將與李永琦同屬鄜延路，有可能就是此時參與李永琦叛變的，這一時間也恰在《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七將牒》撰擬之前。總而言之，鄜延路第七將後來叛宋降金並無疑問，^(五)鄜延路宋軍因降金而繼續留在陝西應是這批檔案落入西夏之手的一個必要前提。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價值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點是提供了許多史籍所不見的新資料，正如孟列夫漢文版《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導言》所指出的：「大大填補了迄今已知的歷史資料，並使其更為詳盡。」孟列夫所說的「填補了迄今已知的歷史資料」，實際說的就是這些資料的補史價值。筆者以為，這些補史價值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第一，補充了兩宋之際政治軍事活動的許多具體和細節材料。例如文書第5頁是一件北宋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年）尚書吏部員外郎張動草擬的有關保安軍德靖寨軍人趙德誠擬補承節郎的奏狀抄件。文書中不僅出現有尚書吏部員外郎張動的

〔一〕《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建炎四年十月條，483頁。

〔二〕《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建炎四年十月條，483頁。

〔三〕《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紹興元年六月條，488頁。

〔四〕此節參考楊倩拙《吳家將——吳玠吳玠吳玠吳玠合傳》第二章「富平之戰」，30—35頁。

〔五〕據《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後附《附錄·叙錄》介紹，《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一〇九頁文書是西夏所得後用紙背來刻印西夏文《文海寶韻》的，一〇九頁文書的順序是按《文海寶韻》的頁碼排列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均屬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七將牒》既置於其中，那麼，這也證明《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七將牒》中的「第七將」即鄜延路統轄的第七將。

名字，還有徽宗時期權臣蔡京、朝中大臣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尚書左丞王黼、吏部尚書許光疑、給事中王觀、門下侍郎薛昂等人的簽名。這件文書儘管不是原件，但保存了原件的內容和形式，反映了宋徽宗政和年間蔭補制度的特點和宋代蔭補官員的一般擬官過程，反映了門下省有關擬補承節郎的審批過程，證實史籍所載門下省對尚書省報送公文的審批過程確實存在並被嚴格執行，特別是還反映了宋徽宗時期確切地說政和年間公文運轉流程的特點，即權臣蔡京「總治三省」凌駕於中書省、尚書省和門下省之上，作為「公相」而在文書中列名於尚書省和門下省官員之前，是直接反映宋朝蔭補官員公文運轉流程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再如宋高宗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陝西戰場宋軍曾發生王庶被拘事件，當時身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數職的帥臣王庶一度被手握重兵的節制司都統制曲端拘留軟禁，雖然最後王庶被釋，但王庶獲釋的時間、王庶被拘的地點、當時王庶的官職稱號、王庶被釋後的去向、王庶被釋後採取的應對措施等等，史籍沒有留下足夠的詳細資料，而文書第14頁、第69頁、第102頁、第22頁和第84頁等文書涉及的內容，都與曲端拘禁王庶事件有關，提供了許多史籍所不見的細節材料，這對於反映南宋初年曲端拘禁王庶事件，展現陝西抗金戰場宋軍內部矛盾、戰亂時期軍將勢力發展以至企圖製造火拼事件等極有價值。

第二，補充了兩宋之際陝西戰場宋軍一些軍事建置的新材料。例如《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中有多件「策應環慶路軍馬」下發的文書，從文書內容看，「策應環慶路軍馬」是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西夏進攻環慶路宋軍時由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組織的。文書第92頁是一件「統制司」下發的文書，文書表明這個統制司由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下統諸將組成，實際上應該就是「策應環慶路軍馬」的異稱。這裏的「統制司」和「策應環慶路軍馬」均不見於史籍。另外，第1頁文書有「鄜延路第拾將牒本路第柒將」一語，第33頁文書有「鄜延路第拾將隊將楊仲興」等語，這突破了過去鄜延路只有九將的成說，提供了鄜延路宋軍曾經增至十將的新資料。再如文書中還有四頁有關「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字樣的文書，而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這一機構在史籍非常罕見，只見於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九《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稱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文書不僅證實了范致虛所設機構的正式名稱為「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而且記錄了該機構指令的許多具體內容，反映了這一機構運轉的的實態，非常難能可貴。

第三，補充了宋代陝西駐軍涉及司法活動的新材料。孟列夫已經指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圍繞一樁從官倉盜竊糧食的案件，牽扯司法審訊調查等各個環節，前後持續了幾乎兩年（一一二五——一一二六年）的時間，形成的司法性的文書有十三件（每件由一或多頁組成），包括審訊記錄、監禁人的生活費報銷單、說明書、民事判決書、監禁案卷和刑事判決書。其中僅審訊記錄就達十六頁。按照孟列夫的統計，《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全部文書是八十一件，而其中有十三件文書就是圍繞一個案件而展開，可見相關資料的集中和豐富，這對於研究宋代司法制度、司法實踐、軍隊倉儲制度、軍人請糧制度，尤其是涉及到軍人的司法管轄、司法審訊調查的過程和司法文書的形式等等，其意義和價值不言而喻。

第四，補充了反映宋代軍人日常生活和管理諸方面的新資料。例如《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第1頁是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七月一位名叫張德的兵士的申狀，自稱本姓祁氏，年幼時隨母改嫁到張氏，「投糧時」只得以張德之名「充軍」，現在幸逢「赦恩」，提出要恢復祁姓。這件文書的時間是建炎元年七月，所謂「赦恩」應是宋高宗的即位大赦，宋代士兵改姓歸宗的問題要在宋高宗即位大赦的情況下提出，這說明宋代軍人的歸宗改姓有着嚴格的規定，必須履行一定的程序。再如第10頁文書是建炎二年八月宋代軍人家屬阿羅的申狀，稱「夫男曹進、趙祐、趙松」等人出差在外多時，今年春冬衣賜尚未請領，因此阿羅向保安軍提出請領「夫男曹進」的「身分衣賜」，以便「製造衣裝，裹送前去，軍前裝著」，免除「秋寒赤露」之虞。這說明軍人家屬在軍人本人出差外地的情況下可以由家屬代為申請衣賜。而且從文書語氣看，似乎家屬請領到的「衣賜」是衣料，然後再由家屬製作衣裝，這反映了宋代軍人家庭生活的一個重要片斷。又如《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第33頁是一件北宋時期保安軍德靖寨人趙德誠報告鄉貫、三代、年甲的文書，實即填寫有關個人和家庭情況的表格，它是宋代軍人填寫表格的實物，也反映了當時軍人日常文案管理的一個側面。（二）

第五，補充了宋代文書制度的許多重要資料。史籍有關宋代文書制度的記載非常豐富，但傳世的實物文書卻很有限，《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可貴之處就是它作為第一手資料的實物文獻而保留了宋代公文的大量原始信息，為我們研究宋代公文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資料，楊倩描《俄藏黑水城宋代軍政文書與宋史研究——以鄜延路為中心》就認為與唐史研究相

〔一〕孟列夫認為此件文書是履歷表，不確，此不採用。

比，文書制度是宋史研究一個薄弱環節，「這些文書最具價值的部分是它提供的文書形式」。(一)有關《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對宋代文書制度研究的價值，孟列夫、白濱等先生的文章都有涉及，陳瑞青同志的碩士學位論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獻所見文書制度》更有全面深入的研究，筆者在此不擬展開，只想就文書中大量使用的墨戳文字強調一下。筆者所謂的墨戳文類是即《附錄·叙錄》所說的墨印文字，是相對於公文的朱印文字而言。《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使用的墨戳文字有三類，一類是使用於公文之首和公文之尾，一類是使用於公文之中，一類是日期印，前兩類文字佈局都是長條形。使用於公文之中的墨戳文字有「書吏景彥寫職級田中對」、「嚴點檢訖使臣武澄」等，陳瑞青稱之為秘書工作印章，是官署中職級書寫和校對公文의 簽章。使用於公文之首和公文之尾的墨戳文字不僅位置有別，而且作用也不相同，公文之首的墨戳文字一般表示行文的主體，如第18頁、第44頁的「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第65頁的「延路都總管司」等，公文之尾的墨戳文字一般表示行文簽署人的官稱，如第61頁的「策應環慶路軍馬番」，第87頁「鄜延路應環慶路軍馬番」第88頁的「鄜延路副都總管機密文字」等。這類墨戳文字應用於公文，不見於此前的敦煌吐魯番等唐代文書而首見於宋代，反映了唐宋文書制度的發展和演變，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現代信箋上端印刷行文機構名稱的淵源。

當然，以上有關《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資料價值的闡述只是挂一漏萬，像文書所透露的兩宋之際陝西戰場形勢的信息，宋軍基層編制、漢蕃兵役制度、吏胥制度、文書的簽押制度等等，都值得研究。相信以後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其資料價值將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

五

本書分為整理篇和研究篇兩大部分。

整理篇是對《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進行文書學的整理，主要是釋錄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題解、校記、參考文獻等。如前所述，首先對 *Ilb. No. 211 213* 號《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進行系統整理的是前蘇聯學者孟列夫博士的《黑城出土漢

〔1〕《河北學刊》1987年四期。